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拥有越多被奴役越多

刘笑冰

朋友家狗产崽，抱回一条，谁知吃喝尚好伺候，别它拉撒却是斗智斗力的活，成天围着小东西转，自己的生活规律被打破，成它奴才了。

直观感受得到被奴役的，是对物的拥有。活物不用说，猫狗花雀，哪一样不是先付出时间精力，后获得愉悦慰藉？即便一个摆件，不也得经常除尘吗？

直观感受不到的被奴役，是对声名的拥有。《红楼梦》中贾府到了要“偷”老祖宗的金银家伙当钱，王熙凤当掉自己的金项圈维持开销的地步，王夫人也不肯裁掉些使唤奴婢以省些用度。这是被声名奴役的典型表现。富人被排场奴役，官员被声威奴役，名人被名气奴役，中等阶层攀附上流社会被奴役，市井庶民相互攀比被奴役……归根结底，都是被声名奴役。谁都不愿被别人奴役，却都或心甘情愿、或迫不得已、或不知不觉被身外物奴役，为此自苦、自恼，甚至自虐。有一个小说说一个小伙子为显示自己路道粗，宁愿倒贴时间和钱给朋友办事，以至通宵排队帮朋友买火车票却说是自己有路子。占时间、费体力、耗精神、赔小心、患得失、殚思虑……长期被奴役，压力大损健康，还可能变得懦弱、猥琐，面目可憎。

拥有和被奴役是对等交换关系。宅车、成就、职位、资产，不论是名是物，都是从拥有的那一刻起构成你拥有它、它奴役你的关系。

有的被奴役是值得的，比如为怡情悦性饲养花鸟猫狗。即便如此，一旦“攀比”这个贼潜入心里，那就又沦为被虚荣心奴役了。



郑辛遥
上当——第一次是失防，第二次是失智。

我经历的最有趣的一次排队是买书。1978年改革开放，人们渴望读书，新华书店出售一批文学名著，那时我人借在团部通讯报道组，团部一班爱好文学的首长开了一批书单，委派我回上海买书。书店告知排队每人限额购买，我怕辜负期待，拖着父亲和两个妹妹通宵排队。买书的队伍蜿蜒绵长，前晚就排队还是拉在后面，感觉没指望了。没料想，我一身戎装惹人眼目，书店经理推荐我维持排队秩序，暗示会给“特殊”照顾。我有些害羞为难，经理说已同大伙商量好的，排队的人没意见。大伙信任解放军，维持秩序当仁不让，可叫经理开后门假公济私买书着实违反纪律，想好了，自己不能给军人蒙羞。好在运气不差，终于轮到我，圆了买书的心愿。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司汤达的《红与黑》、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手捧着向往已久的文学名著，闻着飘逸的书墨香，如沐浴春风一般惬意。

那回，我自己买了一本《新版校注千家诗》，巴掌大小绿书本，随身带了几十年，闲了就拿出来翻翻、看看、背背，多年摩挲于手掌，不知磨破多少回封皮，纸面且已泛黄，怎么也不舍得丢弃。每次，我都小心翼翼地用玻璃胶粘裹碎裂的封皮，印在我脑海里的不仅是里面的千古绝唱，更是那个温润人心的时刻。



记得“做白日梦”是用来讽刺人的，比喻有人尽想好事、尽做美梦，就被人称作“做白日梦”，沪语中有句俗语：“做你的大头梦去吧！”也就是这个意思：别去想不到的事情。通常人们认为白天是不可能做梦的，有人坐在室内，盯着某物出神，旁人问他：“你在想什么呢，如此出神，不会在做白日梦吧。”被问者吓了一跳回答：“什么也没想。”

他确实没有想，而是在做白日梦，因为人不仅能在夜间做梦，而且也能真的在白天做梦。根据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的知觉就像一座冰山，冰山下面埋藏着人的无意识状态——充满神秘动机的、可供我们使用的原始力量，隐藏着许多梦的原始资料。无论是正常的还是病态的，梦始终反映出一个人受抑制的神秘的愿望，在这冰山下无意识的“暗室”里，储存着大量的信息，它们可能从未成为或很少成为我们的感知内容。

当代科学家进一步认为，白天进入我们大脑的信息有一部分绕开了人的知觉，变成无意识的东西被压在“冰山”下。于是我们找到了有关梦是什么东西的答案——梦是白天绕开了知觉的感官印象材料。换言之，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感觉到的比知觉能加工的多得多。德国当代精神分析学家罗伊施纳做过一个试验，他对受试人员在醒着的状态下用录音机很快放几句话，使他们无法有意识地记住内容，当然也无法重述内容；可是到了晚上做梦时，这些白天没有被理解的内容都像电影图像似的一幅一幅在受试人员的大脑中显示出来。

其他试验表明，我们大脑中有一种“高速思维机制”，它将人在醒着时没听清楚或错过的信息一一记住，然后在梦中体现出来，这就是我们在白天“似乎”并没有经历或想到的东西，为什么也会出现在梦里的道理。

和普通夜间梦不同的是，在睡眠梦(白日梦)中，做梦者不仅是“演员”，而且是“导演”，他会尽量把梦的情节导向愉快的结局，他甚至知道自己在做梦。难怪人们用“白日梦”来讽刺尽想好事的人。

由此看来，白日梦是一种可控梦；但反过来，可控梦不能在夜间做。莫扎特曾在睡梦中作曲，德国化学家奥古斯特·凯库勒在梦中发现了苯的结构式。民俗学家认为，梦的控制能力是可以习得的。马来西亚有一个叫塞诺的土著民族，他们自古以来提倡可控梦，每天清晨，青年们要向长者汇报他们晚间所做的梦，目的在于使他们学会如何把梦导向美妙的结果。

梦学家们还在研究通过外部刺激来推动梦的控制，比如有一位名叫拉贝热的科学家，他甚至让人在他睡觉时对他：“你在做梦。”以便让他去控制梦、做好梦。

排队蒙太奇

戴民

常有朋友问我，年少时什么事给你印象最深？我会切断所有伤及往事的思绪，独独让给“排队”这件事。朋友诧异，这事太常见了，差不多是那个年代的标记，对你有那么重要吗？我内心丝毫不会犹疑，我的修行莫非是从那事那时已经开启吧？至今，我恍若还在排队，它是我生命里程中极其看重的一环逻辑：上学、参军、从警、乃至退休，仿佛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铺排人生。

那年代，排队司空见惯，买什么都得排队。不是你有钞票就能得到，况且，各个家境都差不多，想得到还得靠排队。至于有没有资格排队，手里还需要捏一把花花绿绿的票证。我生长在那个年代，同龄人都免不了排队那个俗。排队也许没什么讲究，却有些名堂，没那经历，你说不上来。

首先，你得耐得住时间的煎熬，在无数次等待中磨砺性子。上初中时，我作为家中男孩，父亲每每唤我凌晨起床去菜场排队，开市时父亲才会替换

我买菜。尤其冬天凌晨，父亲准会拧我耳朵，将我从温软的被窝里拖出来，顶着寒风赶紧往菜市场跑，到菜场时，各个摊位前早已人声鼎沸，很多人已在排队。黎明前夕，天色漆黑，站在排队人群中身子骨瑟瑟发抖，那几个时辰恰好年少贪睡，却不得不呆在冰冷无奈的时光里排队等候，此种情景刻骨铭心。排队，让我品味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长大后，很多挫折能挺过去，想必得益于那时排队的煎熬。

其次，排队让你看懂了人情世故，替你完成了最初的修行。汉代《淮南子·时则训》谓春秋为规矩，人生若不枉付春秋，循规蹈矩是做人的一把尺子。先来后到，依次而行，排队恐怕是最简单的做人规矩。过往无数次的排队，多半遇到有人为图一己之利，不守规矩，厚着脸皮变

着法子插队，争吵相骂有之，挥拳动粗有之，当然，也有谦让互助者，潜移默化间，已然见识人性的善恶美丑。你想成为哪一种人？排队如同一部特殊的教科书，不啻在一次次检点和训练你的为人规范，人身上的文明素养不就是从这里一点一滴培育生长吗？规矩排队，灵魂总不会落伍。

排队还使人增长灵性，这是我的体悟，兴许会遭人嘲笑，再简单不过的排队，居然整出不着边际的论调。其实，生活处处是学问。那时排队买菜，一个孩子要兼顾多个摊位排队，年少机灵，我同前后排队的人达成默契，放一只篮子或置一块砖头，顶替自己的排队，然后，委托其中一人看管，在别的摊位以此类推，彼此互助互利，最后，不但顺利买到了想要的荤腥蔬果，内心还收获了人际信任。“贴墙排队”也是我在排队中琢磨出电影票的妙法。那时，人人向往一张抢手的电影票，排队购票要凭气力，排好的队伍，开市时大都被哄得凌乱不堪，人群争先恐后，那架势似乎玩命，挤不过别人就学乖，我发现贴着窗口墙面排队，不管人群怎么拥挤，只会顺势把你推向售票口，让你美滋滋地争得一张票。但也让我留下遗憾，记得买一张《地雷战》票影，脸被挤贴在墙壁上，硬是蹭上一块皮，至今记忆犹存，算是排队给我带来的一段岁月留痕。

迫于那个年代物质贫乏资源有限，人们排队不得已而为之。而如今，借助互联网，你想要的东西，花几个钱，竟会有人送上门来。那天约全家人看热门电影，女儿指点手机，当即在家下单买票，一家人笃悠悠地去影院，在取票机屏上轻松购票，然而内心却隐忧不爽。在我看来，从前仰慕不易追求，当今崇尚唾手可得，说真的，不经历过往，无法珍视当下。

1911年8月6日，季羨林出生。18年后，他与彭德华结婚。季老曾说，自己家庭生活的黄金时期是1962年他与夫人彭德华从济南来到北京，一直到1994年她永远离开。他说：“我们家和睦相处，你尊我让，从来没有吵过嘴。”

百岁长生

缪子

连看都不看，因为是白给的，也就顺其自然。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在2018年足球世界杯期间，竟然在我全然无知的情况下，开花了。遗憾所见，竟是牵拉着三个凋谢的“脑袋”，像是如泣如诉地数落着主人的“冷暴力”，昙花的香消玉殒，我自责许久。上网才了解“昙花一现”内容：专指一朵花从开放到凋零的时间只有三小时，而且都在晚间开。谁关灯瞎火地看它开放呢？这委实叫作曲高和寡，不能怪罪“昙妹妹”。

偏见和无知扼杀了本无过错的昙花。好在“昙”在，还有来年。

2019年初春，为其精心翻盆，剪去过度的须根和烂根，剔

智慧快餐

郑辛遥
上当——第一次是失防，第二次是失智。

知死

记得“做白日梦”是用来讽刺人的，比喻有人尽想好事、尽做美梦，就被人称作“做白日梦”，沪语中有句俗语：“做你的大头梦去吧！”也就是这个意思：别去想不到的事情。通常人们认为白天是不可能做梦的，有人坐在室内，盯着某物出神，旁人问他：“你在想什么呢，如此出神，不会在做白日梦吧。”被问者吓了一跳回答：“什么也没想。”

白日梦

陈钰鹏

和普通夜间梦不同的是，在睡眠梦(白日梦)中，做梦者不仅是“演员”，而且是“导演”，他会尽量把梦的情节导向愉快的结局，他甚至知道自己在做梦。难怪人们用“白日梦”来讽刺尽想好事的人。

人生三字

那秋生

一是上，提升自我品质。二是止，明白适可而止。三是正，堂堂正正做人。

七夕会

8月1日晚9点，从外地返回上海的我，由于疲惫倒头就睡，第二天心存侥幸去露台一观，糟糕四朵昙花好像垂头丧气注视着我这位“叶公”。亡羊补牢，还有国庆节花。我小心翼翼地翻找叶脉，功夫不负有心人，看到叶脉上又绽放着像赤豆的小花蕾一共有三朵，这次不能有羞池。等待是漫长的，但又有欣喜的，我估摸着国庆节前三朵要开放，因为长长的花柄已作金钩状，那钩尖花苞就似饱满的雕塑状的火炬，要开了，就要开了，怕她被黑夜吞噬，干脆把她请进厅里与之相伴。9月29日晚8点25分，漆黑的厅里，“昙”慢慢地开放了，“昙”情须说爱嘛。

邂逅“55”

郑自华

“55”是什么东东？55，乃55元数字人民币也！今年6月初，为配合“五五欢乐购”，有关部门启动了“数字人民币，五五欢乐购”活动。凡参与报名者，经抽奖可以获得55元数字人民币红包。最终有效报名人数为1952785，中签人数350000人，中签率17.9%。本人就属于35万中的一员。55元数字人民币的有效期：2021年6月11日上午9时至2021年6月20日24时。

对于数字人民币，我还算有点概念。今年1月份，我所在的文学群，专门有过一次“即将到来的数字人民币”的讲座，邀请曾经在某银行担任过副行长的宣娟主讲。于是，知道了数字人民币和微信、支付宝之间的关系，数字人民币和投资理财的关系。想到自己成为第一批数字人民币的用户，就兴奋，我就好比当年第一个吃蟹的人。我揣着装有“数字人民币”App里的55元钱的手机，盘算着怎么用？正好看到这段时间宣传说上海的咖啡店名列世界第一，那就喝咖啡吧。来到一家颇有规模的咖啡店，我问用数字人民币可以喝咖啡吗？几个年轻的服务员表情很奇怪，都说：“我们只收现钞，或者微信、支付宝。”我将手机里的55元钱给他们看，只不过伟大的头像是绿色的，一圈浏览下来，都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数字人民币。出师不利，有点沮丧。我感到奇怪的是，年轻人怎么连数字人民币都不知道？

初战失利，于是再去第二家。这是一家连锁超市，我先问清楚数字人民币是否可以使用，得到首肯，我将挑选好商品的购物篮放到账台上，可能这个柜员也是第一次接触，一番捣鼓，就是不行，于是叫来一个主管模样的人，那主管说还没开通这项业务。于是悻悻然，铩羽而归。

有钱花不了，实在有点想不通。我也知道，作为新生事物，总有个慢慢摸索过程。网上查了下，也许我住得比较偏僻，附近竟然很少有商店接受数字人民币结算。为保险计，最后锁定一家大型超市旗舰店。到了那里，也见有几位中老年人在使用55元，搞了半天就是不行，只能说等过几天和孩子一块过来。经过挑选，我买了速冻食品，结算和支付宝、微信一样方便，扫一下就OK，数字人民币是55元，微信9.20，付款后，我的手机立马显示55元的消费相关信息。

我保留了55元数字人民币购物小票，因为这标志着我开启了支付新生活，同时也是我拥抱数字人民币的见证！



雅玩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